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行水金鑑

(三)

傅斯年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行水金鑑

(三)

傅澤洪錄

國學基本叢書

行水金鑑卷第九

河水

河自底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有一十九灘。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都監運諫議大夫寇谷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平河峴。底柱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晉泰始三年五月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當有姓氏原闕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漸濶濤波尙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水經注

晉泰始七年六月大霖雨河洛伊沁皆溢。晉書後又載六年事並同宋書亦載之未知孰是

是年沒民舍千九百餘家秋稼千三百餘頃。河南通志

華嶠奏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迹置都水官事多施行。晉書華嶠本傳

傅祇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沉菜堰至今竟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晉書傅祇本傳

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隄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墪地少川源是故鎬鄠潦瀆咸入禮典漳釜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

今可得而略。宋書

宋元嘉十八年夏五月甲申。河水泛溢。害居人。南史

冀定數州。頻遭水患。楷上疏曰。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鳥。史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爲恥。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旣危。宣房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塹。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瀉泄。此波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磨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理。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唯用舟艫。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饒。臣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

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臣丹款。實希効力。有心螢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鄰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饑。靜言念之。曷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摺用功未就。詔還追罷。魏書崔楷傳。楷、明帝孝。罷。昌中。以殷州刺史死節。

北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溢。河南通志。

唐高祖武德七年。治中雲得臣自龍門引河溉田六千餘頃。唐書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潭。幸白司馬坂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

唐書 河陽卽今懷慶府孟縣地。後魏太和中。築北中城。東魏元象元年。又築南城。及中潭城。是爲三城。中有河橋。晉杜預造。魏爾朱榮之亂。及爾朱世隆再亂。與高歡宇文泰相持。皆以三城河橋爲拒守攻戰要津。唐襲王世充河陽城。焚河橋。又以舟師襲世充回洛城。斷河陽橋。又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其險要如此。金大定中。州治以河患。因於故城北十五里築新城。徙治焉。曰上孟州故城。曰下孟州。予於己亥客懷孟。從下州放棹南歸。問所謂三城河橋無有也。其故迹亦不可得而見矣。

唐高宗永徽五年六月。河北大水。十月。齊州黃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高宗永淳二年七月己巳。河溢。壞河陽橋。唐書五行志。舊唐書云。潞河陽城。

唐武后如意元年八月甲戌。河溢。壞河陽縣。唐書五行志。唐書稱弘道二年誤。五行志又稱長壽元年。重見。

唐武后長壽二年五月癸丑。棗州河溢。壞居民二千餘家。唐書五行志。

唐武后聖歷元年秋。黃河溢。唐書河南通志。作中宗嗣聖十六年。即是年也。嗣聖無十六年。

唐元宗開元五年。六月壬午。鞏縣暴雨連月。山水泛溢。毀郭邑廬舍七百餘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

漂壞近河百姓二百餘家。舊唐書元宗本紀。

唐元宗開元十年六月。博州棣州河決。唐書五行志。五八月丙申。博棣等州。黃河隄破。漂損田稼。舊唐書元宗本紀。

唐元宗開元十四年秋。大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懷衛鄭滑汴濮人。或巢或舟以居。死者千計。

唐書五行志。

八月河決衛州。唐書元宗本紀。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秋。大雨水。河南尤甚。平地深五尺。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建中元年冬。黃河溢。唐書德宗本紀。

唐德宗貞元二年。六月。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七年。正月。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八年。十二月丙午。以河溢浸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薛平。魏博田宏正。徵役萬人。於黎陽界

開古黃河道。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水勢。滑人遂無水患。舊唐書憲宗本紀。

薛平田宏正鑿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唐會要。

薛平授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宏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宏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導二十里，以醜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唐書薛平傳。

衛州汲郡黎陽縣有白馬津，一名黎陽關，有大岨山，一名黎陽山，有新河。元和八年，觀察使田宏正及鄭滑節度使薛平開長十四里，闊六十步，深丈有七尺，決河注故道。滑州遂無水患。唐書地理志。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薛平治河一事，此外史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而事不聞朝廷。汴河亦不聞有疏通之事。唯鄭畋集載爲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宣武

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卽徐州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蕭倣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唐書蕭倣傳。

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而唐少河患。閻百詩云：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帥薛平、蕭倣二事耳。渭按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然東漢亦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且禹功既壞，河行未久，輒復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不可誣也。豈皆德運爲之哉？肅代以後，強藩跋扈，並帝制自爲，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

更有說焉。河災羨溢。首尾互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唯魏滑同患。故田宏正從薛平之請。協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

所書。謂唐少河患。亦未為篤論。禹貢維指。

唐文宗太和二年夏。河決。壞棗州城。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開成三年夏。河決。浸鄭滑外城。唐書五行志。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

唐書杜中立傳。

唐僖宗乾符五年秋。大霖雨。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昭宗大順二年。二月辛巳。河陽河溢。壞人廬舍。舊唐書。景福二年。河徙從勃海北至無棣縣入海。唐書五行志。

唐昭宗乾寧三年。四月。河圯於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為二河。散漫千餘里。唐書五行志。

梁朱友貞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屢為

曹漢患。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五代史補。

華溫琪。夏邑人。仕梁。歷絳。棣二州刺史。時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新州以避之。民賴全活者甚衆。

河南通志。

唐李存勖同光二年八月河溢。五代史。

是年七月壬寅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同光三年春正月庚戌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是年自六月甲午雨罕見日

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通鑑

唐李嗣源天成四年十二月庚申修治河北岸宣差左衛上將軍李承約祭之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

長興初敬詢以河水連年溢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通鑑

晉石敬瑭天福四年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五代史。

晉天福六年九月辛酉滑州言河決。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

州。兗濮州界皆為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涸。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漂沒及濮州耳。通鑑

晉石敬瑭天福六年九月丁丑河決中都入於沓河。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五代史。

是年河決滑州東汎濮州民為水所漂溺詔所在發舟救之。山東通志。

是年河決濮陽之觀城界楚里村隄。閩詠目遊四海記。

晉石敬瑭天福七年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於滑州。五代史。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見彥威本傳。

是年三月己未梁州節度使安彥威奏到滑州修河隄時以瓠子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運民自豕草

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止其害以功加邠國公詔於河決之地建碑立廟通鑑

晉石重貴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於汶濟五代史

是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

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通鑑

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

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水瀰浸潰溢環梁山會於汶則宋之梁山灤矣穀山筆

羊使君晉開運二年守博州河溢城沒使君祝天冀免生民墊溺願以身代山東通志

晉石重貴開運三年夏六月己丑河決魚池秋七月河決楊劉朝城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

決澶滑懷州癸卯河決臨黃冬十月河決衛州丙寅河決原武五代史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四十餘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九月丙辰河決

澶州臨黃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後魏置臨黃縣唐屬澶州宋端拱元年省臨黃入觀城縣通鑑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為梁人所敗東守

楊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州境內晉史

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上是為澶州河橋矣楊

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隄。隱隱可見。墟里人煙。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百萬之師。一旦化爲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皆如幻化。亦足慨矣。穀山筆

漢劉承祐乾祐元年。夏四月戊子。河決原武。五月乙亥。河決滑州魚池。五代史。通鑑注。魚池。地名。河決之後。謂之魚池口。

漢劉承祐乾祐三年。六月癸卯。河決原武。五代史。

五代漢。河決鄭州。盧振請修汴河兩岸。立斗門以備旱澇。目遊四海記。史云河決原武。原武屬鄭州。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修塞。通鑑。

周廣順三年。春正月。庚午。帝以河決爲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九月己亥。義成節度使白重贊奏

塞決河。通鑑。

周郭威廣順中。重贊爲義成軍節度。在鎮日。河屢決。重贊親部丁壯塞大程六合二隄。詔書褒美。宋史白重贊傳。

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浚汴口。又部築河陰

城。創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世宗卽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互數百里。隄塌非

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彥超復治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爲

靜安軍。四旬而完。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宋史韓通傳。

世宗征淮南。爲前軍都監。從征關南還。會塞澶淵決河。命欽祚領禁兵護役。因命督治澶州城。宋史田欽祚傳。

周世宗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放道。離而為赤河。宋史河渠志。河大決齊鄆。發十數州丁壯塞之。命穀領護。刻期就功。宋史李穀傳。

顯德元年。春正月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

明鎮。原武。凡八口。

九域志。滑州北馬縣有靈河鎮。魚池亦在滑州界。酸棗津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東南。六明鎮在大通軍。大通軍即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建浮橋。置大通軍。原武在鄆

州之北。五月戊辰。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瀾漫數百里。又東北壞

古隄而出。古隄。前代所築以防河者。河歷徙。故古隄在平地。

灌齊棗。淄諸州。至於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

魚以給食。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

畢。通鑑

是年十一月。河隄成。河自楊劉東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瀾漫數百里。灌棗。淄。漂沒田廬。民捕魚以

食。李穀按視。役徒六萬。三十日畢工。朱子綱目。

穀之治水也。順水性而非塞障也。且工止一月。故綱目書成以美之。河志

周顯德二年。謀伐唐。因浚儀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四年。疏汴水。北入五丈河。五年。浚汴口。導河流達

於淮。江淮舟楫始通。目遊四海記。

楊澈年十六。父思進爲鎮。趙從事。會昭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

經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爲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激以狀對乃更嗟賞建隆初舉進士宋史楊激傳

唐新舊二史五代史皆不志河渠事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自大伾以東河北

衛魏瀆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濮濟齊淄五州皆瀕河郡也謹摭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各縣界之黃河

略爲銓次以補史志之闕黃河自汲縣南胙城縣北汲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治胙城縣在府東三十五里東北逕靈昌縣北又東北

逕白馬縣北其北岸則黎陽縣靈昌東北至滑州七十里其廢址在今直隸大名府滑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靈昌縣北十里白馬滑州治元和志州城即古滑臺城河去外城二十步黎陽西南

至衛州一百二十里又東逕頓丘縣南又東逕清豐縣南其南岸則濮陽縣頓丘濮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十五里清豐東至澶州二十

五里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元和志黃河北去縣十五里又東逕臨黃縣南其南岸則鄆城縣臨黃西至澶

其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觀城縣東南元和志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鄆城鄆州治其故城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二十一里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朝

西北至魏州一百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朝城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東二城又東逕范縣北其北岸則武水縣武

東北至博州六十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治聊城水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陽穀縣屬山東兗州府東南

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武水縣南二十二里至鄆州七十五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年濟州爲河所陷沒以縣屬鄆州黃河在縣北十二里聊城博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四十三里按水經河水逕在平縣西唐貞觀中省入聊城故不言在平非河改道也又東逕平

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安德縣今兗州府平陰縣西南至鄆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本屬

里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北至齊州八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貞觀十七年廢濟州縣屬齊州黃河北去縣十五里今濟南府平原縣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安德德州治其故城在今陵縣界元和志黃河南去縣十八里

又東逕臨邑縣北。今濟南府臨邑縣。南至齊州六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又東逕臨濟縣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八十里。今為濟南府濟陽縣地。

又東北逕鄒平縣西北。鄒平東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西北去縣八十里。按唐鄒平故城在今濟南府齊東縣界。其北岸則滴河縣厭次縣。滴河東北至棗州八

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十八里。滴音商。今屬濟南府。厭次棗州治。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武定州。東四十餘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里。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逕蒲臺

縣南。又東北入海。蒲臺西北至棗州七十五里。今為濟南府蒲臺利津二縣地。元和志。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海潮與

濟相觸。故名。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逕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於海。勃海縣西至棗州七十里。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濱州東。寰宇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無棣縣西北至

滄州一百二十里。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海豐縣西。接慶雲縣界。寰宇記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

山而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馬谷小山在海豐縣東南。昭宗景福。上距李吉甫撰志之年。約六十餘歲。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清豐、觀城、聊城、平原、陵縣、商河、

齊東、武定、蒲臺、利津。南接濰縣、開州、濮州、范縣、陽穀、茌平、平陰、長清、臨邑、濟陽。後徙經濱州、海豐。不入蒲臺、利津。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以迄

宋初。黃河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九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三

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為慶歷八年戊子。復決於

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禹貢維指。

黃河。今西蕃宋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

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刺海。東知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尤二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

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闕。即曰闕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

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

此處有誤。見卷首禹貢錐指。

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

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閉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恆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旣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自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蠶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礫腥。併流於河。故六月終旬。後謂之礫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葭藁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欲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隄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

其下謂之場岸。浪勢旋激。岸土上潰。謂之淪捲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竄。音叫。張衡西京賦。曰望窻窳以徑廷。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滄。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志。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稍芟薪柴。槌概竹石。莪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概臬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速。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

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復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北岡。孫陳。大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村。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隄。鋸牙。陽成。四埽。

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宋史河渠志。志中所言。孟秋預備春料。及會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收采。何其仁至而義盡也。其捲埽之法。亦甚周密。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壬午。棣州河決。壞厭次。商河二縣居民廬舍田疇。宋史五行志。是年河決公乘渡口。壞

臨邑城。三年移治孫耿鎮。宋史地理志。

建隆二年孟州河決。河南通志。

宋太祖建隆四年八月齊州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乾德元年春正月丁巳。修畿內河隄。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

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宋史河渠志。

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開封府河決。溢陽武。河中府孟州並河水漲。孟州壞中潭軍營民舍數百區。河壞

隄岸石。又溢於鄆州。壞民田。淄州濟州並河溢。害鄒平高苑縣民田。宋史五行志。八月癸卯。河決陽武縣。己未。

鄆州河水溢沒田。九月辛巳。河決澶州。宋史太祖本紀。是年秋。河決澶州。命重贇督丁壯數十萬塞之。宋史韓重贇傳。

乾德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潭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兵治之。宋史河渠志。

時諸國尙未一統。正用兵之際。不遣丁夫而以兵治河。宋之重農惜民。有可嘉者。河志

宋太祖乾德四年六月甲午。東阿縣河溢。損民田。甲辰。觀城縣河決。壞居民廬舍。注大名。又靈河縣隄壞。

水東注衛南縣境及南華縣城。七月，滎澤縣河南北隄壞。八月，淄州清水溢，壞高苑縣城，溺數百家。及鄒平縣田舍。宋史五行志。閏月乙丑，河溢入南華縣。宋史太祖本紀。八月丙辰，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

揮使韓重贇、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宋史河渠志。

此合兵民而同治之者，是年潘美方用兵南漢，或以兵之不足而始用丁夫歟。河志

宋太祖乾德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宋史河渠志。八月甲申，河溢入衛州城，民溺死者數百。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元年六月，河溢壞民田廬舍。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二年七月，下邑縣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三年春正月癸丑，增河隄。十二月癸巳，增河隄。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乙酉，河決原武，汴決穀熟。七月癸亥，汴決宋城。宋史太祖本紀。六月，鄆州河及汶清河皆

溢注東阿縣及陳口鎮，壞倉庫民舍。鄭州河決原武縣。宋史五行志。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

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宋史河渠志。杜審肇出知澶州，太祖以審肇未嘗歷郡務，乃命司

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東匯於鄆，濮數郡，民田罹水害，太祖怒其不即時上言，遣

使案鞫。遂論恕棄市。審肇免官歸。宋史杜審肇傳閏寶初。河決澶州。命守忠副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役。河決遂塞。
宋史安守忠傳

宋太祖開寶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莖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莖者聽。其孤寡惇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糶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卽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川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壅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詔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

督工徒未幾。河決皆塞。宋史河渠志。五月丁亥。河南北淫雨。澶滑濟鄆曹濮六州大水。六月己丑。河決陽武。八月。衛州河溢。宋史太祖本紀。五月。河決澶州。六月。河又決開封府陽武縣之小劉村。宋史五行志。

宋祖之言。千載下猶見其敬天憂民之忱。洵得治河之本者。曹翰之言。雖近於諛。原非虛美。其後河決皆塞。果如翰言。逸人之書。未經赴闕上陳。而帝自聞之。其時朝廷訪賢求言。廣咨博詢。可謂無微不至矣。書雖不傳。然帝善其言。必與詔書導河濬川。未聞力制湍流之旨相合。授官力辭。真逸人也。河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春正月。癸酉。修魏縣河。宋史太祖本紀。鄆州河決。楊劉口。懷州河決。獲嘉縣。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七年。六月壬寅。安陽河溢。壞民居。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八年。五月。濮州河決。郭龍村。六月辛亥。澶州河決。頓丘縣。宋史五行志。

行水金鑑卷第十

河水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壞溫縣隄七十餘步鄭州壞滎澤縣寧王村隄三十餘步又漲於

澶州壞英公村隄三十步宋史五七月癸未河決滎澤頓丘白馬溫縣閏月己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害稼

宋史太宗本紀秋十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

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宋史河渠志正月辛丑浚廣濟惠民及蔡三

河治黃河隄宋史太宗本紀五月懷州河決獲嘉縣北注宋史五是年夏河決滎陽詔守素發鄭之丁夫千五百

人興卒千人領護塞之宋史程守素傳十月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閣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八月甲戌宋州河決宋城縣九月己卯衛州河決汲縣壞新場隄九月澶州河漲

宋史五行志九月己卯河決汲縣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宋史五行志

是年懷州河決河南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河中府河漲。陷連隄。溢入城。壞軍營民舍。鄜、延、寧三州並河水漲。溢入州城。壞軍營倉庫廬舍。宋史五行志李神祐為南作坊副使。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葦未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

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宋史李神祐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六月。河決臨邑縣。十月。河決懷州武陟縣。害民田。宋史五行志本紀以臨邑作臨濟。武陟作武德。並誤。七月。

河決范濟口。宋史太宗本紀是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宋史河渠志袁廓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浸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為冰。廓大發民鑿取。以竹輿輿出城。散積之。

使者至。謂其有略。致水不入城。乃以狀聞。拜監察御史。宋史袁廓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瀆。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

於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

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

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

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

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宋史河渠志六月。陝州河漲。壞浮梁。鄆州河水漲。溢入城。

壞官寺民舍。八月。徐州清河漲丈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門以禦之。是年自夏及秋。開封浚儀、酸棗、陽武、封

丘長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縣河水害民田。

宋史五行志

蟠知京城陸路發運司事。會河決韓村。大發丁夫。

塞之。命蟠調給其餉。未幾。河塞。

宋史劉蟠傳

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且獻河平頌曰。

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祚。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

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役。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蒸民。

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房。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

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之。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

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尙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

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卽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宋史胡旦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

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沉以太宰

加璧。未幾。役成。

宋史河渠志

三月丁巳。滑州河決旣塞。帝作平河歌。賜近臣。蠲水所入州縣今年租。宋史太祖本紀八月。

月。延州南北兩河漲溢。入東西兩城。壞官寺民舍。孟州河漲。壞浮梁。損民田。

宋史五行志

是年。河決。壞民田。命

監察御史索湘與戶部推官元玘同按行。

宋史索湘傳

宋太宗淳化元年。孟州河漲。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隄勿致壞墜違者當實於法宋史河渠志

閏月河水溢四月河水溢六月河水汴水溢宋史太宗本紀京兆府河漲陝州河漲壞大隄六月乙酉河溢於浚

儀縣壞連隄浸民田上親臨視督衛士塞之辛卯又決於宋城縣博州河漲壞民盧舍亳州河溢東流汎

民田盧舍泗州招信縣河漲宋史五行志是年宋州河決成務上言河水所經地肥澱願免其租稅勸民種藝

從之宋史柴成務傳趙孚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

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遙隄以紓湍決孚言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決

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宋史趙孚傳

宋太宗淳化三年十月上津縣河水溢壞民舍宋史五行志罕知霸州會河溢壞城壘罕以私錢募築民咸德

之宋史丁罕傳

宋太宗淳化四年九月澶州河漲衝陷北城壞民舍官署倉庫民溺死者甚衆十月澶州河決水西北流

入御河浸大名府城宋史五行志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盧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

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

以防暴漲帝許之宋史河渠志郭贊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河決免所居官宋史郭贊傳高弁爲邢州鹽

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宋史高弁傳淳化中昌言復

知天雄軍。大河貫境。豪民時芻菱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廩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視耶。敢不從命。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宋史趙昌言傳。愚按宰輔表。趙昌言於淳化四年十月丁丑。自知大名府加給事中。參知政事。趙賀補臨胸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胸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宋史趙賀傳。淳化中。守正擢高陽關副都。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決河。就命知州軍。宋史孔守正傳。

宋太宗淳化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宋史河渠志。右領軍衛上將軍周景。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隄。累遷至是官。宋史周景傳。嗣宗以祕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宋史王嗣宗傳。

宋太宗至道二年七月。鄆州河漲。壞連隄四處。閏七月。陝州河漲。宋史五年行志。三年四月。河決鄆州。詔徙州城。宋史五年行志。

宋眞宗咸平元年七月。齊州黃河泛溢。壞田廬。宋史五年行志。

宋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宋史河渠志。是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於舊治之東南。宋史承翰傳。

宋真宗咸平五年六月。惠民河漲。溢軍營。宋史五行志。王濟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黃

汴河。濟以爲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張齊賢時爲相。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宋史王濟傳。

宋真宗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隴埽。四年七月。又壞王八埽。又見五行志。並詔發兵夫完治之。宋史河渠志。

九月乙巳。河決澶州。遣使具舟濟民。給以糧餉。宋史真宗本紀。石知顥掌親王諸宮事。景德中。自京抵泗。遣徒治

河隄。命總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浹日而畢。上面加褒諭。授入內都知。宋史石知顥傳。

李遵勗出知澶州。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徒七日而隄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宋史李遵勗傳。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河決河中府白浮梁村。宋史五行志。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

溢。爲南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九月。棗州河決聶家口。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八月。河決通利軍大名府御河溢。合流壞府城。害田人多溺死。九月。河溢於孟州

溫縣。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河決棗州聶家口。宋史五行志。棗州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尙十數里。居民重遷。

命使完塞。既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

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墾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

八方寺。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

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

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於夏書過洧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於海。大伾而下。黃

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

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

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逕清豐大

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卽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瀆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勃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漚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兗汎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月。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宋史河渠志。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進士。

是年春。河決棣州聶家口。詔免棣州民物入城市者稅一年。免棣州租十之三。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六月保安軍積雨河溢浸城壘壞廬舍判官趙震溺死又兵民溺死凡六百五十人八月河決澶州十月濱州河溢於定鎮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詔罷葺遙隄以養民力八月甲戌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宋史河渠志十一月乙酉濱州河溢於定鎮宋史五行志

是年詔棣州經水流民歸業者給復三年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楊村北治之復開瀼河於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宋史河渠志七月坊州河溢民有溺死者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癸卯雄霸河溢宋史真宗本紀禹珪移澶州會河隄決溢禹珪率徒塞之宰相王旦使兗州還言其狀優詔褒之宋史張禹珪傳按宋史宰相表王旦自景德三年為相至天禧元年七月免旦傳天禧初進位太保為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册使則禹珪治河當在是年間

宋真宗天禧元年燁為右正言會歲饑河決滑州大興力役餓殍相望燁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宋史劉燁傳

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河決滑州城西南漂沒公私廬舍歷澶州濮鄆濟單至徐州與清河合浸城壁不沒者四版明年既塞六月復決於西北隅宋史五行志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一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榷檝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宋史河渠志滑州河決泛澶濮鄆齊徐境遣

使救被溺者卹。八月丁亥，滑州又決。

宋史真宗本紀

張惟吉爲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授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壩。

役遷西頭供奉官。

宋史張惟吉傳

是年，守恩爲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爲修河鈐轄，郊祀召爲行宮使，復還本任。

四年春，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

宋史鄧守恩傳

王貽永知徐州，河決滑州，徐大水，貽永作隄城南以禦之，改衛州。

團練使。

宋史王貽永傳

城爲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城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城獨留，自若，須。

臾，水爲析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城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修河，旣而以歲饑罷役，城。

言病民者，特榷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爲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

平，擢樞密直學士。

宋史寇瑊傳

芻榷經年朽腐，重斂困民之言，何其痼癩閭閻之至也。今之治水者，當三復斯言。

宋真宗天禧四年二月癸未，滑州決河塞。

宋史真宗本紀

羣臣上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

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

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

河而南，爲害旣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汗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

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

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

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

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故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腴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天禧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壘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

宋史河渠志

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勢又築長隄人呼爲陳公隄

宋史陳堯佐傳

李若谷爲京東轉運使

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槀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不悅構於朝徙知陝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鬻韓村隄夜馳往督兵爲大埽至旦隄完

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為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轉給事中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宋史李若谷傳。若谷字子淵，豐縣人。舉進士，補縣尉。歷知連州。真宗朝累遷度支員外郎。出

為轉運。

宋仁宗天聖元年五月甲戌，命魯宗道按視滑州決河。八月乙未，募民輸芟塞滑決河。宋史仁宗本紀。高繼勳

以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隄岸，繼勳雖老，躬自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

德之。宋史高繼勳傳。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既而河未

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

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復為滑州修河都監。君

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之。宋史張君平傳。李渭官太常博士，

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為修河

都監，未幾皆罷。宋史李渭傳。冲遷太常博士，河決棗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動

民亦未免治隄，不若塞河為便，遂以冲知棗州。自秋至春，凡四決，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為樞密

使，卒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隄過嚴，民輸送往來隄上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冲復上疏論

徙州非便，著河書以獻，為京西轉運。塞滑州決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

策欲盛夏興役冲言徒費薪楫困人力雖塞必決遂罷知河陽宋史孫冲傳是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

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調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宋史河渠志梅摯進

龍圖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

完隄水不為患詔獎其勞宋史梅摯傳崔立通判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楫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

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尙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民港久廢立教民復治既成溉田數千頃

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宋史崔立傳

宋仁宗天聖五年七月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一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河決十月丙申滑州言

河平宋史仁宗本紀是年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

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減水河宋史河渠志郭諮知濟陰縣建言澶滑隄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

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沒子山下穿金隄與橫隄合以達於海則害可息

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宋史郭諮傳諮知濟陰史不記其年當在此時諮之議甚善惜當時未及舉行以致澶滑

之患弗息自天臺既塞之後滑州之患大抵移於澶州矣又按諮傳康定西征諮上戰略

覆週判鎮戎軍知諫院歐陽修言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均蔡州上蔡縣稅以母憂去官用丞相呂夷簡薦起為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隄岸時富弼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漚沱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於海上溢鵝鶻陂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遼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唯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營以兵戍之詔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

宋仁宗天聖六年八月乙亥河決澶州王楚埽凡三十步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宋史五行志張觀以資政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

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

隄完水亦退徙鄆州。宋史張觀傳姚仲孫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河役隄上埽一夕復完權

知大名府夜領禁兵塞金隄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宋史姚仲孫傳韓綜通判鄧州天雄

軍會河溢金隄民依丘塚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丘塚多潰呂夷簡

自北京入相薦爲集賢校理。宋史韓綜傳

宋乾德至淳化中屢疏黃河運道天聖七年高弁高繼密等上黃河諸埽圖。玉海

宋仁宗天聖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

視遙隄。宋史河渠志康德輿爲閣門祇候河鬻陽武埽詔德輿完築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兼領埽事改巡護

開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

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不得溢歷知原州。宋史康德輿傳

宋仁宗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於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七月甲寅河決澶州橫隴埽。宋史仁宗本紀肅之監大名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

弗擾民悅之請爲宰爲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歲無河患通判澶州。宋史李肅之傳

宋仁宗康定元年九月甲寅滑州大河泛溢壞民廬舍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

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於澶以扞城宋史河渠志陳執中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

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為隄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百里以障橫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

平章事宋史陳執中傳按陳執中同平章事在慶歷五年

宋仁宗慶歷八年六月癸酉本紀丙子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隄宋史河渠志

張燾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救饑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舉河東

又為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鎮牛皆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為衝絙石其杪挽出之橋復其

初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宋史張燾傳李璋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訛言水且至璋據廳事自若人心乃

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觀察使仁宗賜忠孝李璋字賜之宋史李璋傳惟吉為入內都知商胡決為澶州修河都

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嶧以為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

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宋史張惟吉傳賈昌期判大名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埽昌期請復故道不從語

在河渠志六塔功敗濱棣德博民多水患昌期振救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村與帝名嫌

為不祥時皆謂昌期使之以搖當國者宋史賈昌期傳沈立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埽采摭大河事迹古今利

病。爲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悉守爲法。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輿六塔河，召與議立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修撰，知滄州。宋史沈立傳。

慶歷中，決北都商河，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曰：第一節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節，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功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卽上二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爲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

謫，卒用超計商河方定。沈迺夢溪筆談。

宋仁宗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黃御二河決，並注於乾寧軍。宋史五行志。是年移滑州，會河溢魚池埽，且決。

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人比之王尊。宋史陳希亮傳。

宋仁宗皇祐三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口。五行志。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

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宋史河渠志。周沆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

而功倍。詔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束。纔用功一萬。薪芻二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來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旣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河東轉運使。宋史周沆傳。蔡挺爲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塔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於六塔。一夕復決。兵夫菱楫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爲輕。乃貶秩停官。宋史蔡挺傳。魏瓘知廣州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爲不可塞。宋史魏瓘傳。燕度知滑州。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爲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菱楫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爲戶部判官。宋史燕度傳。張擇行爲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將陵塞決河。衆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爲不可。皆笑其怯。旣而舟果覆。擇行坐隄上。董役埽卒不潰。宋史張擇行傳。

行水金鑑卷第十一

河水

宋仁宗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至和二年十二月丁亥修六塔河。宋史仁宗本紀。是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寒

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時。執政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

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尙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緜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近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隄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

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尙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

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焉。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

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隄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自商胡決。爲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隄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隄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奏以知澶州事李璋爲總管。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潭州內侍都知鄧保吉爲鈐轄。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內殿承制張懷恩爲都監。而保吉不行。以內侍押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宋史河渠志。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朝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彥博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何得輒與國家大事。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宋史文彥博傳。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

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宋史歐陽修傳。

或問馴曰。歐陽修有云。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馴之見。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不可乎。馴應之曰。修之言。未試之言也。且但云難復。非不可復也。馴嘗考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後二十餘年。武帝自臨決河。沉璧投馬。羣臣負薪塞之。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道乎。堙淤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卽復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復乎。且卽以神禹治水言之。九河曰疏。濟漯曰淪。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淪亦疏通之意。排決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謂之行所無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傳者恐人以掘爲疑。卽解之曰。掘地。掘其壅塞也。蓋天地開闢之初。卽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於海。高卑上下。脈絡貫通。原不假於人力。歲久湮淤。至堯時泛濫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湮淤之處。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嘗創掘一河也。吾人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另鑿一河可乎。禹無論矣。卽如賈魯治河。亦以復故爲主。傳記可考也。且自我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道爲不可復。則徐邳久爲陸矣。

藉令欲棄故道而鑿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即使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闊百丈以至三百丈。深三四丈以至五六丈。如故河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黃河。何擇於新故。故則淤。新則不淤。馴不得而知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修言不足信也。河防一覽

德輿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隄。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隄。頓丘居民避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

輿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宋史康德輿傳

宋仁宗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

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

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雷。斷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違詔旨。

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爲器。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

璋以下再謫。蔡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宋史河渠志。四月。諸路言沿河決溢。河北

尤甚。宋史仁宗本紀。五。韓絳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滋甚。宋史韓絳行志載在二年

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宋史韓絳傳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修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在今開州東。尋復修塞。

景祐元年。又決橫隴。遂爲大河之經流。迨慶歷八年。河又決州之商胡埽。在開州東北三十里。而橫隴斷流。歐陽

修謂之橫隴故道。今濮州東。河去州六十里。自開州入宋橫隴決河。蓋由此東。東平州西。范縣東。河去州七十里。

河在州西北。又有游河、金河。歐陽修所謂游、金、赤三河也。三河俱上接開州界。今埋滅。陽穀縣東南。河去縣六十里。東阿縣北。縣志云。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西南自陽穀縣界來。經銅城南。又

東經清冷口。又東經陵山。又東北經楊劉南。又東北入長清縣界。接銅城鎮在縣北。少西三十八里。楊劉鎮在縣北有城。舊臨河津。皆有舊黃河。卽宋橫隴決河之所行也。自

長清而下。則與京東故道合矣。時黃河在長清縣北五十五里。至和二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從之。

六塔。地名。今清豐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是也。宋時穿渠。自今開州北十七里。引商胡決河流經此地東南。入橫隴故道。是爲六塔河。嘉祐元年。六塔河復決。修河官皆譎竄。自

是之後。無復言橫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後漢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

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滎陽以東。至

千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皆無可考。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年決棣州

始。開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云。元和八年。

河溢瓠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此始矣。後歲月逾甚。而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隄置埽。開減水河

而已。殊不知河之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旣淤。則上流必決。徒治澶滑。無益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沙

日進。河沙不出。故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已。景福二年。河徙從勃海縣北

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於棣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

丈餘。徙州於陽信界中。而灑滑之間。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湮。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灑滑之患亦紓。王景千年之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顧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閉。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罪。所以不可追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爲患無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河者。尙有可採。而水官皆不得其人。舌敝耳聾。不見成功。有以也。禹貢雜指。

宋仁宗嘉祐三年秋七月丙子。詔廣濟河溢。原武縣河決。遣官行視民田。振卹被水害者。十一月己丑。置都水監。罷三司河渠司。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寧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宋史河渠志。韓贄爲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旣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

便相視。如其策。纔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宋史韓贊傳。

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韓贊言。古大河卽王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南。絕王莽河而東北入海。蓋

卽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元和志。黃河在清豐縣南五十里。馬頰河首受河水。

蓋卽於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與開州接界處。歐陽公曰。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是當時已有六塔河。東北經澤州入海者。六塔河卽馬頰河之別名。但李仲昌所開。引商胡北流。絕六塔河東南入橫隴故道。而二股河則派

於魏之第六塔。東合馬頰河而東北至滄州入海。此其所以異耳。宋朝城縣城。在今南樂縣東二十五里。俗稱韓張堡。東與今朝城縣接界。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西。又東北

逕博平縣西北。絕王莽河而北。逕清平縣東。又東北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唐爲高唐縣。又

東北逕恩縣南。唐爲歷亭縣。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絕王莽河逕陵縣南。唐爲安德縣。元和志云。馬頰河

在安德縣南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篤馬河。篤馬河自平原流入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別河南瀆自平

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漢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孫禁欲決金隄。令大河入篤馬河。卽此也。東北逕西平

昌縣故城北。城在今德平縣西南。後魏去西字。元和志。平昌縣有馬頰河在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亦名新河。蓋卽安德縣南馬頰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卽古篤馬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

城在今縣東。寰宇記云。馬頰縣北界來。卽古篤馬河也。金志。樂陵縣有篤馬河。按二水既合。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齊在今海豐縣界。北例得通稱。故篤馬亦名馬頰。水出其東。蓋縣自故城徙而西也。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齊在今海豐縣界。北陽信縣。至城東南。注甯津河。又云。長城嶺在縣南四十里。勢如閭陵。或謂禹所築九河隄也。按此亦未是禹迹。蓋宋時東流所經。築此以爲陸耳。海豐新志云。鈞盤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逕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按此卽古篤馬河。亦名陷河。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

亦未是禹迹。蓋宋時東流所經。築此以爲陸耳。海豐新志云。鈞盤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逕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按此卽古篤馬河。亦名陷河。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

亦未是禹迹。蓋宋時東流所經。築此以爲陸耳。海豐新志云。鈞盤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逕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按此卽古篤馬河。亦名陷河。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

舊志云自樂陵至縣界。有古黃河隄。在縣西二里。繞城北至東北七里而止。舊爲大河所經。蓋卽宋東流由篤馬河入海處。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東北至德平

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海豐本無隸。與樂陵俱屬滄州。故韓贇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

德。滄入海。禹貢維指。

宋仁宗嘉祐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嘉祐八年秋。大水毀河陽中潭。

河中一洲。名曰中潭。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潭由是遂

廢。容齋隨筆。今懷慶府孟縣西有河陽廢縣。中潭卽今河中之郭家灘也。見新志。

鄭驥爲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驥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宋史鄭驥傳。郭

申錫爲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欺誣。以倣在位。宋史郭申錫傳。

宋英宗治平元年五月己亥。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

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

遂興工役。卒塞之。宋史河渠志。河南通志。載治平七年。黃沁二水溢。蓋治平無七年也。不知二水溢於何年。

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州。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

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

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澇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歷八年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觀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宋史河渠志。是年秋七月壬午。以恩冀二州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癸巳。疏深州溢水。宋史神宗本紀。

宋昌言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強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深卽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爲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請塞營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倡爲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隄。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贈

絹二百疋。宋史宋昌言傳。昌言字仲謨、平棘人。

張存禮部尚書家居棗強。河決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

輕舉動。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宋史張存傳。

宋神宗熙寧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卽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紆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強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尙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隄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隄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旣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一股。下流旣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

恩深所創生隄。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朱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隄。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爲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隄。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議以上。

宋史河渠志

八月。河決滄州。饒安。漂溺居民。移縣治於張爲村。

宋史五行志

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盜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尙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嘗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旣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澇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

宋史河渠志

七月戊申河徙東行

宋史神宗本紀

熙寧初防爲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強釀二股河導之使東爲

錫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爲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防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防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盧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宋史程昉傳。

宋神宗熙寧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先後。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丑。詔增漳河等役兵。九月丙戌。河決鄆州。十二月丙申。濬河。宋史神宗本紀。七月辛卯。

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囚。今壅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於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閏七月辛卯。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

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滬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沉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宋史河渠志。四月辛未，塞北京決河。宋史神宗本紀。

顯僉鎮寧軍判官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顯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顯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顯，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顯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特遷太常丞。宋史程顯傳。

行水金鑑卷第十二

河水

宋神宗熙寧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

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視都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宋史河渠志。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傅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宋史文彥博傳。

宋神宗熙寧七年。都水監丞劉璿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隄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隘

壤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十月。安石去位。宋史河渠志程昉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爲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強。壘二股河。導之使東。爲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爲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挾第五埽之功。專爲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河。頗廢人戶水磴。久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總、趙子幾皆嘗論奏其姦欺之狀。則多置磴口。指決河所侵。便爲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唯其所欲。悖慢豪橫。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滹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昉。昉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宋史程昉傳

宋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丙申。濬河。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十年五月。滎澤河隄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八月。又決鄭州滎澤。於是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磬磬顛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宋史河渠志。

是年七月丙子。河決澶州曹村埽。九月庚戌。詔河決害民田。所屬州縣疏濬。仍蠲其稅。宋史神宗本紀。七月。河決曹村下埽。澶淵絕流。又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凡壞郡縣四十五。官亭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河陽河水湍漲。壞南倉。溺居民。滄衛河灤暴漲。敗盧舍。損田苗。宋史五行志。王居卿爲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爲病。居卿卽城立飛橋。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爲都水法。召拜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宋史王居卿傳。王克臣知鄆州。河決

曹村克臣亟築隄城下。或曰：河決澶淵，去鄆爲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事此？克臣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甬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避水，事定，皆繪像祀之。進天章

閣待制。

宋史王克臣傳。

俞充召判都水監，河決曹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槩論水衡之政不修，因循苟且，

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歲也，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

易。

宋史俞充傳。

龔鼎臣留守南京，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

宋史龔鼎臣傳。

黃廉

爲監察御史裏行，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廉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取無征算，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

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

宋史黃廉傳。

蘇軾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

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能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

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

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沉

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請復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

再至，朝廷從之。

宋史蘇軾傳。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

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卽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道自張秋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委。倏南倏北。去海數百里間。而竭國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穀山筆

宋神宗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壅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

埽直東築隄。至龐家莊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

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隄。及於河身。叛立生隄。枉費功力。惟增修新河。乃能經久。詔可。十一月。都水

監言。自曹村決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椿。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

岸危急。毋得擅用。宋史河渠志。五月甲戌朔。賜塞河役死家錢。宋史神宗本紀。章丘河水溢。壞公私廬舍。宋史五行志。

宋神宗元豐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三年。七月庚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北外

監丞陳祐。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

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尙存。在

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

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宋史河渠志。張問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

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強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吳兩埽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南。淮南轉運復爲河北轉運。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灤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爲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入爲度支副使。宋史張問傳。

宋神宗元豐四年四月灤州臨河縣小吳河溢。北流。漂溺居民。

宋史五行志。

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灤注入御

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大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趣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卽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詔覆計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創修遙隄。候將來礮山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隄之間。乞相度遷於隄外。於是用

其說分立東西兩隄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隄身為第一河勢順流隄下為第二河離隄一里內為第三退背亦三等隄去河最遠為第一次遠者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為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宋史五行志

宋神宗元豐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為小吳決口所立隄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隄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灤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修汴河隄岸司兵五千併力築隄修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而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場岸壞下插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宋史河渠志是年秋陽武原武二縣河決壞田廬本紀八月戊寅河決原武相州漳河決溺臨漳縣居民又磁州諸縣鎮夏伏漳釜河水泛濫臨漳縣斛律口決壞官私廬舍傷田稼宋史五行志九月癸卯滑州河水溢十月辛亥洛口廣武大河溢十二月辛酉塞原武決河宋史神宗本紀宋神宗元豐七年七月北京館陶河溢入府城壞官私廬舍八月趙邢洺磁相諸州河水泛溢壞城郭軍營宋史五行志七月甲辰河溢元城埽決橫隄破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

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卽屬都水監遂司在遠無一得專卒倉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拯護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內殊無緊流旋生灘積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故道會明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隄開河糜費巨萬護隄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宋史河渠志李周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釀湍河爲六渠以益鉅盧陂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倘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宋史李周傳魯有開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開曰預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其功狀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宋史魯有開傳韓琦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大中大夫宋史韓琦傳按有開琦二事不知在何年姑置於此惟忠爲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

以爲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請卽其廣處。束以木岸。三司以爲不便。後卒用其議。
宋史符惟忠傳。按惟忠與富弼同時。亦附置於此。

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卽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旣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擬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
宋史河渠志。喬執中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爲吏部郎中。

宋史喬執中傳。李南公爲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埽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爲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

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爲非。云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爲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知延安

府。宋史李南公傳。哲宗立。絳爲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不可成。徒耗

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乞罷之。元祐二年。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宋史韓絳傳。趙挺之通判德州。

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

必爲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館職。爲祕閣校理。宋史趙挺之傳。

宋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辛酉。以河決大名。壞民田。艱食者。詔安撫使韓絳賑之。宋史哲宗本紀。二月乙丑。詔未得

雨澤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宋史河渠志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於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急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灋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灋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宋史趙瞻傳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宋史李常傳

宋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右司諫王覲言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之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盍亦治其本矣今河之

爲患三。泛濫滄瀆。漫無涯涘。吞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卽爲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運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繆。望別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爲是。兩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易。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敵。景德瀆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歷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爲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爲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旣敕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爲計。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泊。黃河壅之。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

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盍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副使。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爲善。果欲回河。唯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爲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隄。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夫。漸爲之可也。朝廷是其說。宋史河渠志。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竊以河流入灤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爲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爲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爲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宋史安彥傳。百祿改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卽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灤旣壞。界河淤淺。

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灤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搖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宋史范百祿傳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爲災。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思稍甦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宋史王詔傳

河性北流。而矯之東。以致中國疲敝。文呂二公。不無罪焉。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第十三

河水

宋哲宗元祐三年六月戊戌。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患。王孝先等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擁。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尙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爲患非一。淤沿邊塘。

泊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爲患甚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爲。則令沿海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會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隄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轍大略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樁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壅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壅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壅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

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尙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濶。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肇之言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隄。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爲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卽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竅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旣開掘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二年爲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俟新河。

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爲。故爲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卽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隄。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釀爲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

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元祐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一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與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隄。以護南決口。未報。己亥。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戊午。尙書省言大河東流。爲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泮。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爲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

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灤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卽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尙復何慮。卽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灤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詔撥提舉修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河爲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汎濫未著，河槽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爲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去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謂北流可保無虞，以爲大河臥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爲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爲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

勢未可全奪。故爲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隄第二口。澗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修利害。孰爲輕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爲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況大臣以其符合己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與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甚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略加修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月。漲水旣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煩聖慮。太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隄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卽更不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渲刷漸成。港道見今已爲二股。約奪大河。

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爲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旣因撓撈東流修全鋸牙當迤邐增進一掃而取一掃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宋史河渠志

是年夏秋霖雨河流泛漲

宋史五行志

宋哲宗元祐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州縣未至受惠其役可緩北流方悍邊西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今傾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隄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憫隱之恩二月己亥詔開修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曠闊遠宜權罷修河戊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直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噪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旣爲聖鑒所諭民間迤邐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權罷修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北流及諸河工役民方憂旱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

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爲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隄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隄第七鋪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爲深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少加措置。慮致斷絕。卽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隄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聞。九月中。丞蘇轍言。修河司若不能。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乞速罷

修河司及檢舉。

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元祐六年四月。庚子。敕竄責李偉。

宋史河渠志。

堯俞爲吏部侍郎。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

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億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廷

遂置偉議。進吏部尙書兼侍讀。

宋史傳堯俞傳。

宋哲宗元祐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嘗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

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隄復修宗城棄隄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闕村河開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於銜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仕

宋史河渠志今水學云禹河從勃嶺入海此故道也宋景德景龍兩決橫隴爲大河之經流慶曆又決商胡橫隴斷絕商胡決河自魏至恩

冀乾寧入海是謂北流嘉祐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爲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謂東流主東流者文彥博吳安持等主北流者歐陽修蘇轍等盈庭聚訟迨後東流斷絕河竟北流矣

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旣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譁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

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後日旣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旣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灤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涖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于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爲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己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時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力以爲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偁。深不以爲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棗。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

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闢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許將本傳略同時黃河東北二

議未決故將言之

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卽有未便亦具

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論未一

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

知章本傳云知章爲監察御史哲宗親政上言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遷殿中侍御史

知章之意與許將同而將猶持兩可

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

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大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

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爲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礮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爲簽堤。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埽危險。刷塌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隄。工力浩大。乞下各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自闕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闕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修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析修閉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振濟。己酉。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與

工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雖于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闕村而下。及創築新隄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旣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隄損缺怯薄。而闕村新隄。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爲經畫。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郭祐。同北外監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修疏濬。不致壅滯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修緝隄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仲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

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宋史河渠志。是年。河入德清軍。決內黃口。宋史哲宗本紀。曾孝廣爲北

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入爲水部員外

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紆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

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卽日復決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提點

永興路刑獄。宋史曾孝廣傳。馬默爲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

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于是作東西馬頭。約水

復故道爲長隄。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宋史馬默傳。

行水金鑑卷第十四

河水

宋哲宗紹聖元年冬十月丁酉河北流十二月己丑漳河決溢浸洛磁等州令計置堰塞

宋史哲宗本紀
熙寧導東流而北

流閉。至是河竟北流。至元符二年。東流遂斷絕。

宋哲宗紹聖二年秋七月庚戌河北流漲沒民田廬遣官振之

宋史哲宗本紀

七月戊午詔沿黃河州軍河防決

溢並卽申奏

宋史河渠志

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

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別利害罷其役

宋史謝文瓘傳

宋哲宗元符元年澶州河溢冬十月丁酉以河北京東河溢遣官振卹

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先修閉各立蛾眉埽

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修河官和僱三月丁巳偉又乞於澶州之南大河

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紓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末河決內黃口東流

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諫王祖

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

宋史河渠志

六月久雨河北大水河

溢。漂人民。壞廬舍。

宋史五
行志。

十二月壬辰。詔河北黃河退灘地。聽民耕墾。免租稅三年。

宋史哲宗
本紀。

先是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而新隄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常虞遏壅。命范子淵於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年。大決於澶州之曹村。在今開州西南。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齊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澶州小吳埽大決。河復注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決。而紹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堤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矣。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黃河入白溝。以人力爲之。其可也。而況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在此時矣。爲當日計。但能於魏、恩、冀、滄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雖不逮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旣敗。二股更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

怠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淵濬川之杷。幾於以河爲戲。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瀆。帝愛惜民力。亦莫之許也。哲宗卽位。復議回河。大略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爲契丹之河。南注於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閉斷北口。蓋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螭螭沸羹。一唱百和。自慶曆以來。五十餘年。凡發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之日也。卒委其地於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濬、滑、汲、胙之間。化爲平陸。豈不惜哉。禹貢錙指。

宋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卽位。鄭佑、吳安持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佑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掃。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宋史河渠志。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爲河間令。值河溢。增堤

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葬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卽位。爲祕書丞。宋史徽宗武傳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尙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之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爲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宋史河渠志

崇寧二年。岳飛生。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宋史岳飛傳按飛死

飛年三十九。逆數至徽宗崇寧二年癸未。乃飛所生之年也。

於紹興十一年辛酉。

宋徽宗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卽由西路歷浚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於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隄。爲正隄。以支漲水。較修棄隄。直隄可減工四十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尙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浚邊塘灤。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隄。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隄。宋史河渠志。杜常、

崇寧中。至工部尙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宋史杜常傳。

宋徽宗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震言。南北兩承司。合開直河者。凡爲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京東水河溢。宋史徽宗本紀。是年夏大水。河北京西河溢。漂

瀾民戶。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五月。靈上免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隄埽合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爲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蓋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寢久。侵犯塘隄。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隄。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修。卽又至墮壞。使與塘水相通。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宋史河渠志。是年八月辛巳。邢州河水溢。壞民廬舍。復被水者家。宋史徽宗本紀。是年秋。黃河決。陷沒邢州鉅鹿縣。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觀三年六月。庚寅。冀州河水溢。宋史徽宗本紀。是年八月。詔沈純誠開兔源河。兔源在廣武埽對岸。分

減埽下漲水也。宋史河渠志。

是年河決清河。淮安府志。

宋徽宗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拆。

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爲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德音於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略曰。鑿山醜渠。循九河。旣道之迹。爲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黎庶呼舞。眷言朔野。爰暨近畿。舂鍤繁興。薪芻轉徙。民亦勞止。朕甚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官吏。令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濬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漭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爲患。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巳。中書省言冀州棗強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上埽決。

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隄。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隄爲始。增補舊隄。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隄盤固。橫截巨浸。依山爲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旣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向著。隨爲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宋史河渠志。蔡京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倜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宋史蔡京傳。

宋徽宗政和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隄岸怯薄。沁水透隄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隄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同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潭。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令河陽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宋史河渠志。是年。瀛滄州河決。滄州城不沒者三版。民死者百餘萬。宋史五行志。唐恪知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滄

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褒美，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徹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儆天戒。宣和初，遷尙書。靖康初，拜同知樞密事。中書侍郎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旣書名，仰藥而死。宋史唐恪傳。

宋徽宗重和元年三月己亥，詔滑州、濬州界萬年隄，全藉林木固護隄岸。其廣行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春以來，河勢湍猛，侵噬民田，迫近州城正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兩廣武埽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宋史河渠志。蔣興祖知開封陽武縣，武古博浪沙地，土脈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泛溢，埽具潰，興祖躬救護，露宿其上，彌四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死難，詔贈朝散大夫。宋史蔣興祖傳。

宋徽宗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送祕書省。十二月開修兔源河，並直河畢工，降詔獎諭。宋史河渠志。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

下未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書定滄灣，對開直河，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卽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宋史河渠志。

志 徽宗本紀是年六月，河決恩州清河埽與河渠志異，未知孰是。

宋徽宗宣和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今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復之。宋史河渠志。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隄防之功，多張梢樁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之奧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道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敍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鉤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賊，以正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鉤考簿書，發其姦賊，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揚揆與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羣盜

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宋史河渠志。靖康間。求道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

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宋史陳求道傳。

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治黎陽。合御河。尋經塞治。至慶歷八年。自澶州東北三十里商胡埽決。

而北逕清豐縣西。在今大名府東南九十里。又北逕南樂縣西。在今大名府東南四十里。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永濟渠。即今之衛河。元城

縣志。衛河在縣東北。又東北逕冠氏縣西北。今山東東昌府冠縣北。有冠氏故城。又東北逕館陶縣西。在今東昌府西一百三十里。與平

衛河在縣東。又東北逕臨清縣西。元和志。永濟渠在臨清縣城西門外。即今臨清州。又東北逕宗城縣東。水經注。白溝東北逕廣宗縣東。為清河。其故城在今威縣界。

宋宗城即故廣宗。今為順德府廣宗縣威縣地。清河在威縣東。又東北逕清河縣東。今廣平府清河縣東有衛河。廣平府志。清河縣有黃

逕夏津縣西北。在今東昌府高唐州西五十里。衛河去縣四十里。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武城縣西。在今高唐州北一百二十里。縣西十里有東

清河在縣西。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棗強縣西。在今冀定府東南三百里。棗強故城在今縣東南。又東逕將陵縣西北。將陵。唐屬德州。五代周省

將陵治長河鎮。改屬永靜軍。永靜今為河間府景州也。元分將陵地。置故城縣。今衛河在其南。與恩縣分水。又東逕

德州入吳橋界。金志。吳橋縣有永濟渠。吳橋本安陵縣。宋景祐二年廢。入將陵。今衛河在縣西二十里。寧津志。縣

四三十里。有古黃河。自吳橋入。又北入南皮。廣可二里。兩岸廢堤。隆然峭立。居人謂之臥龍岡。蓋即永濟渠。為宋北流之所經也。又東逕蓀縣南。蓀縣今為河間府景州。州

北逕東光縣西。在今河間府東南一百五十里。水經注。清河自胡蘇亭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逕東光縣故城

北逕南皮縣西。在今河間府東南三百七十里。水經注。清河自南皮縣西。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北逕驪山。東北入

無樓濤。隋末填廢。永徽元年。薛大鼎為刺史。奏開之。外引魚鹽于海。百姓歌其利。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合。水經注。清河自浮陽縣西。又東北浮水故濱出焉。詳見後清

河。又東北逕浮陽縣故城西。按浮陽。漢勃海郡治。唐改曰清池。置滄州治焉。即今河間府滄州。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清池縣西三十里。水經濁漳篇云。衡漳自成平縣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今河間府青縣南有合口鎮。

又東北逕乾寧軍東。軍在今河間府青縣南。唐乾寧中。折長蘆。魯城二縣地。置乾寧軍。周置永安縣為軍治。宋改曰乾寧縣。大觀三年。升軍為清州。今為青縣。衛河在縣東。寰宇記云。御河在乾寧縣南十

步是也。縣南二里有中山。山岩聳峙。宋時以黃河所經。呼為礪石。或鑄銘其上。元王充軀據以為禹貢之礪石。大謬。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至劈地口。入于海。水經注。清河東北

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于海。泉州今順天府寶坻縣也。漂榆城在今河間府靜海縣北。按靜海縣本宋清州地。縣境有界河。亦曰湖河。即易。滹沱。巨馬三水所會。自順天府文安縣流經縣西北。合衛河入海。塘

堦既興。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界河者。唯漳衛耳。獨流口在靜海縣北二十里。九域志云。乾寧軍有獨流北。獨流東二營。俱在軍北百二十里。即此地也。劈地口在靜海縣東北。又東為三叉口。蓋即天津衛東北之三岔河。志云

漳衛水西南自靜海縣來。經衛北。其流濁。潞水西北自武清縣來。經衛北。以今輿地言之。開州大名元城。並屬其流清。至衛東北而合流。又東南出小直沽。入于海。天津亦宋清州地也。

大名。冠縣。館陶。丘縣。臨清。並屬山東。威縣。清河。並屬直隸。夏津。武城。並屬東。棗強。屬直隸真。故城。屬直隸河。恩縣。屬東。德州。屬山東。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青縣。靜海天

中皆宋時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

歲。為元豐四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為元符二年己卯。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

仁宗慶曆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

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水。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溢瀛州樂壽

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宮等五埽危急。詔固護。紹聖元年。趙僞請修平鄉鉅鹿埽。崇寧三年。臣僚言奉詔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於冀。四年。尙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隄。及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徙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濕。亦遷之。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河溢信都。今按阜城。平鄉。鉅鹿。武強。衡水。樂壽。信都。南宮等縣。皆漳水之所經。御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河決溢之害。此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驗也。今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志云。宋元豐中。北流決入漳水。遂爲大河之所經。又清河縣北有黃河故道。北入南宮界。蓋自宗城。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僞言。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卽其事矣。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強之御河決而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政和五年。孟揆言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是也。然北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下流至清池縣西。還與之合。故徽宗卽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浮河卽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故瀆也。淇水注云。浮水首受清河于浮陽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宛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故城。又東逕鹽山北。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漢武望海壑。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潮汐往來日再。今漢無復有水也。今鹽山縣東北七十里有武壑。地勢東高西下。北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迹。但河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

利而願欲改從久淤之浮瀆。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爲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人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蓋訐謨遠猶。雖爲人所格。而天必從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言之當於理而已矣。宋君臣論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格言也。然施之於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爲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宋之二股。卽唐之馬頰。以此爲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傲戰國爲之曲防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

以禦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於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說者，譬如弈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

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禹貢雖指。

宋高宗建炎二年冬，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

宋史高宗本紀。

行水金鑑卷第十五

河水

金始克宋。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金史河渠志。

按范成大北使錄云。濟州城西南。有積水若河。蓋大河剩水也。又按宋史。隆興再請和。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見范成大傳。孝宗隆興之元二。卽金世宗之大定三年四年也。時濟州城下僅有剩水。則河離濟

滑在隆興之前可知矣。朱子語錄一條云。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蓋其時河嘗南流。尋復歸北也。禹貢錙指。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境。九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監梁肅往視之。河南統軍使宗室宗敘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患。而兩州本以水利爲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爲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爲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

獲其害。不若李固南築隄以防決溢爲便。尙書省以聞。上從之。宗綬、梁肅本傳略同。三月。拜宗敍爲參知政事。上諭

之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嘗言黃河隄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凡有差調。吏互爲姦。若不早計而

迫期徵斂。則民增十倍之費。然其所徵之物。或委積經年。至腐朽不可復用。使吾民數十萬之財。皆爲棄

物。此害非細。卿旣參朝政。凡類此者。皆當革其弊。擇所利而行之。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二年正月。尙書省奏檢視官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

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詔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

守事。紇石烈邈監護工作。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二月。以尙書省請修孟津滎澤崇福埽隄。以備水患。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埽。並以類

從事。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決白溝。十二月尙書省奏修築河隄。日役夫一萬一千五百。以六十

日畢工。詔以十八年二月一日發六百里內軍夫。并取職官人力之半。餘聽發民夫。以尙書工部郎中張

大節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蘇董役。先是祥符縣陳橋鎮之東。至陳留潘岡黃河隄道四十餘里。以縣官攝

其事。南京有司言。乞專設埽官。十九年九月。乃設京埽巡河官一員。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瀾漫至於歸德府。檢視官南京副留守石抹輝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漲。遂失故道。勢益南行。宰臣以聞。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計工一百七十九萬六千餘日。役夫二萬四千餘。期以七十日畢工。遂於歸德府朔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且詔頻役夫之地。輿免今年稅賦。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命築隄以備。金史河渠志。河決於衛。橫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卽相宜。繕隄。水不爲害。章宗卽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金史張大節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八月。河決衛州隄。壞其城。上命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馳傳措畫備禦。而寂視被災之民。不爲拯救。乃專集衆以網魚取官物爲事。民甚怨嫉。上聞而惡之。旣而河勢泛濫。及大名上。于是遣戶部尙書劉璋。往行戶部事。從宜規畫。黜寂爲蔡州防禦使。冬十月。上謂宰臣曰。朕聞亡宋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設河防軍數。他日又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於被災路分。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今推排者。皆非被災之處。上曰。雖然。必其鄰道也。旣鄰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乎。計其貲產。豈有餘哉。尙何推排爲。十一月。又謂宰臣曰。河未決衛州時。嘗有言者。旣決之後。有司何故不令朕知。命詢其故。金史河渠志。是年徙衛州胙城縣。金史世宗本紀。劉璋擢戶部尙書時。河決於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尙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唯當徙民以避其衝。璋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璋齋戒。

禱於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秩。金史劉導本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二月。御史臺言。自來沿河京府州縣官。坐視管內河防缺壞。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于名銜管勾河防事。如任內規措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疎虞。臨時聞奏。以議賞罰。上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于是以南京府及所屬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及所屬宋城。寧陵。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內。武陟。同州朝邑。衛州汲。新鄉。獲嘉。徐州彭城。蕭豐。孟州。河陽。溫。鄭州河陰。滎澤。原武。汜水。濬州衛。陝西。閿鄉。湖城。靈寶。曹州濟陰。滑州白馬。睢州襄邑。滕州沛。單州單父。解州平陸。開州濮陽。濟州嘉祥。金鄉。鄆城。四府十六州長貳。皆提舉河防事。四十四縣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初。衛州爲河水所壞。命增築蘇門。遷其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還。皆不樂遷。于是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視之。元弼還奏。舊州民復業者甚衆。且南使驛道館舍所在。向以不爲水備。以故被害。若但修其隄之薄缺者。可以無虞。比之遷治。所省數倍。不若從其民情。修治舊城爲便。乃不遷州。仍敕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備者。皆重抵以罪。金史河渠志。是年十一月甲寅。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金史世宗本紀。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盜。而城在盜中。水易爲害。請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築于北原。曹人賴焉。出爲宏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城爲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旣退。

民不樂遷。欲復歸衛。于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金史康元
弼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隄之北。六月。上諭旨有司曰。比聞五月二十八日。河溢而所報文字如此。稽滯水事最急。功不可緩。稍緩時頃。則難固護矣。十二月。工部言營築河隄。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墾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工。當用民夫。遂詔命去役所五百里州府差顧。於不差夫之地。均徵顧錢。驗物力科之。每工錢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錢五十文。米升半。仍命彰化軍節度使內族裔都水少監大齡壽。提控五百人。往來彈壓。先是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蓋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隄埽。若土功從實計料。薪橐樁杙。以時徵斂。亦復何難。今春築隄。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人夫懼不及程。貴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科薪橐十八萬餘束。既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用之物。農隙均科。則易輸納。自今隄埽興工。乞合本監以實計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于冬月分爲三限。輸納爲便。詔尙書省詳議以聞。金史河
渠志。劉璣爲戶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相曰。璣言河隄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卿等議其可者行之。擢濰州刺史。金史劉
璣傳。

金章宗明昌元年春正月。尙書省奏。臣等以爲自今凡興工役。先量負土遠近。增築高卑。定功立限。勝諭使人先知。無令增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監每歲于八月以前。先拘籍舊貯物外。實闕之數。及

次年春工多寡。移報轉運司計置。于冬三月分限輸納。如水勢不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隣埽分防備之物。不足。則復于所近州縣和買。然復慮人戶道途泥淖。艱于運納。止依稅內科折他物。更爲增價。當官支付。違者並論如律。仍令所屬提刑司正官一員。馳驛監視體究。如此則役作有程。而河不失備。制可之。金史河渠志。移刺履進尙書右丞。初河決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金史移刺履傳。

金章宗明昌四年六月。河決衛州。魏清滄皆被害。金史五行志。十一月。尙書省奏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言。

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隄以北。恐亦有可以歸納排淪之處。乞委官視之。濟北埽以北。宜創起月隄。臣等以爲宜從所言。其本監官皆以諳練河防。故注以是職。當使從汝嘉等同往相視。庶免異議。如大河南北。必不能開挑歸納。其月隄。宜依所料興修。上從之。十二月。敕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隄。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戶一員。部甲軍二百人。彈壓勾當。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五年春正月。尙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樸同本監官講議黃河利害。嘗以狀上言。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今河水趨北。齧長隄而流者十餘處。而隄外率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隄與創築月隄也。可于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灤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隄。歲久不完。當立年

限增築大隄。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今擬先于南岸王村、宜村兩處決隄導水。使長隄可以固護。姑宜仍舊。如不能疏導。卽依上開決。分爲四道。俟見水勢。隨宜料理。尙書省以樸等所言。與明昌二年劉璋等所案視利害不同。按劉璋本傳。明昌二年。璋知大名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召拜尙書右丞。及令陳言人馮德與樸面對。亦有不合者。送工部議復。言若遽于牆村疏決。緣瀕北清河州縣二十餘處。兩岸連亘千有餘里。其隄防素不修備。恐所屯軍戶。亦率難徙。今歲先于南岸延津縣隄決。隄洩水。其北岸長隄。自白馬以下。定陶以上。並宜加功築護。庶可以遏將來之患。若定陶以東。三埽棄隄。則不必修。止決舊壓河口。引導積水東南行流。隄北張彪、白塔兩河間。礙水軍戶。可使遷徙。及梁山灤故道分屯者。亦當預爲安置。宰臣奏曰。若遽從樸等所擬。恐旣更張。利害非細。比召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同計議。先差幹濟官兩員。行戶工部事。覆視之。同則就令計實用工物。量州縣遠近。以調丁夫。其督趣春工官。卽充今歲守漲。及與本監官同議。經久之利。詔以知大名府事內族裔。尙書戶部郎中李敬義充行戶工部事。以參知政事胥持國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禦使李獻可。尙書戶部郎中焦旭。于山東當水所經州縣。築護城隄。及北清河兩岸舊有隄處。別率丁夫修築。亦就令講究河防之計。他日上以宋閻士良所述黃河利害一帙。付參知政事馬琪曰。此書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賜卿。一月上諭平章政事守貞曰。王汝嘉、田樸專管河防。此國家之重事也。朕比問其曾于南岸行視否。乃稱未也。又問水決能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且水趨北久矣。自去歲便當經畫。今

不稱職如是耶。可諭旨令往盡心固護。無致失備。及講究所以經久之計。稍涉違慢。當併治罪。三月。行省
并行戶工部及都水監官。各言河防利害事。都水監元擬于南岸王村。宜村兩處。開導河勢。緣比來水勢
去宜村隄稍緩。唯王村岸向上數里臥捲。可以開決作一河。且無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擬于北岸牆村疏
決。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素有小隄。不完。復當作大隄。尙書省謂以黃河之水勢。若
于牆村決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淪溺。設使修築壞隄。而又吞納不盡。功役至重。虛困
山東之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況長隄已加固護。復于南岸疏決水勢。已寢決河入梁山灤之議。水所
經城邑。已勸率作護城隄矣。先所修清河舊隄。宜遣罷之。監丞田櫟言。定陶以東。三埽棄隄。不當修。止言
決舊壓河口。以導漸水入隄。北張彪。白塔兩河之間。凡當水衝屯田戶。須令遷徙。臣等所見。止當隄前作
木岸以備之。其間居人未當遷徙。至夏秋水勢之溢。權令避之。水落則當各復業。此亦戶工部之所言也。
上曰。地之相去如此其遠。彼中利害。安得悉知。惟委行省。盡心措畫可也。四月。以田櫟言河防事。上諭旨
參知政事持國曰。此事不惟責卿。要卿等同心規畫。不勞朕心爾。如櫟所言。築隄用二十萬工。歲役五十
日。五年可畢。此役之大。古所未有。況其成否未可知。就使可成。恐難行也。遷徙軍戶四千。則不爲難。然其
水時決。尙不知所歸。倘有潰走。若何枝梧。如今南岸兩處疏決。使其水趨南。或可分殺其勢。然水之形勢。
朕不親見。難爲條畫。雖卿亦然。丞相左丞皆不熟此。可集百官詳議以行。百官咸謂櫟所言棄長隄。無起

新隄放河入梁山故道。使南北兩清河分流。爲省費息民長久之計。臣等以爲黃河水勢非常。變易無定。非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也。況梁山灤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窄狹。不能吞伏。兼所經州縣。農民廬井非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東必被其害。樸又言乞許都水監符下州府運司。專其用度。委其任責。一切同于軍期。仍委執政提控。緣今監官已經添設。又于外監署司多以沿河州府長官兼領之。及令佐管勾河防。其或怠慢。已有同軍期斷罪的決之法。凡樸所言無可用。遂寢其議。八月以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尙書省奏都水監行部官有失固護。詔命同知都轉運使高旭。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女奚列奕。同往規措。尙書省奏都水監官前來有犯。已經戒諭。使之常切固護。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旣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承留守司累報輒爲遷延。以至害民。卽是故違制旨。私罪當的決。詔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職。上謂宰臣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往。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嚮慮河北決。措畫隄防。猶嘗置行省。況今方橫潰爲害。而止差小官。恐失衆望。自國家觀之。雖山東之地。重于河南。然民皆赤子。何彼此之間。乃命參知政事馬琪往。仍許便宜從事。上曰。李愈不得爲無罪。雖都水監官非提刑司統攝。若與留守司以便宜。率民固護。或申聞省部。亦何不可。使朕聞之。徒能張皇水勢。而無經畫。及其已決。乃與王汝嘉一往視之。而還。亦未嘗有所施行。問王村河口開導之月。則對以四月終。其實六月也。月日尙不知。提刑司官嘗如是乎。尋命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濟被浸之民。時行省參知政事胥持國。馬琪言。已至光祿村。周視隄。

口以其河水浸漫隄岸陷潰。至十餘里外。乃能取土。而隄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可施。雖窮力可以暫成。終當復毀。而中道淤澱。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四埽。與孟陽隄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卽悉力修護。將于農隙興役。及凍畢工。則京城不至爲害。參加政事馬琪言。都水外監員數冗多。每事相倚。或復邀公議。論紛紜不一。隳廢官事。擬罷都水監掾。設勾當官二員。又自昔選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監官辟舉。皆諸司人。或有老疾避倉庫之繁。行賄請託。以致多不稱職。擬升都巡河作從七品。于應入縣令廉舉人內選注。外散巡河。依舊亦于諸司及丞簿廉舉人內選注。並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幹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體察。若不稱職。卽日罷之。如守禦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滿從本監及提刑司保申。量與升除。凡河橋司使副。亦擬同此選注。繼而胥持國亦以爲言。乃從其請。閏十月。平章政事守貞曰。馬琪措畫河防事。未見功役之數。加之積歲興功。民力將困。今持國復病。請別遣有材幹者往議之。上曰。隄防救護。若能成功。則財力固不敢惜。第恐財殫力屈。成而復毀。如重困何。宰臣對曰。如盡力固護。縱爲害亦輕。若恬然不顧。則爲害滋甚。上曰。無乃因是致盜賊乎。守貞曰。宋以河決興役。亦嘗致盜賊。然多生於凶歉。今時平歲豐。少有差役。未必致此。且河防之役。理所當然。今之當役者。猶爲可耳。至于科徵薪芻。不問有無。督輸迫切。則破產業以易之。恐民益困爾。上曰。役夫須近地差取。若遠調之。民益艱苦。但使津濟可也。然當俟馬琪至而後議之。庚辰。琪自行省還入見。言孟陽河隄及汴隄已填築補修。

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勢趨北來。歲春首擬于中道疏決。以解南北兩岸之危。凡計工八百七十餘萬。可于正月終興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監視。上以所言付尙書省。而治檢覆河隄。并守漲官等罪有差。他日尙書省奏事。上語及河防事。馬琪奏言。臣非敢不盡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別差官相度。倘有奇畫。亦未可知。如適與臣策同。方來興功。亦庶幾稍寬朝廷憂顧。上然之。命翰林待制奧屯忠孝權尙書戶部侍郎。太府少監溫防權尙書工部侍郎。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且諭之曰。汝二人皆朕所素識。以故委任。冀副朕意。如有錯失。亦不汝容。金史河渠志。是年冬十月壬寅。遣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河決被災人戶。十二月丁卯。免被黃河水災今年秋稅。六年四月戊寅。以修河工畢。參知政事胥持國進官二階。翰林待制奧屯忠孝以下三十六人。各一階。獲嘉令王維翰以下五十六人。各賜銀幣有差。金史章宗本紀。奧屯忠孝。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擢戶部侍郎。佐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雞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爲患。不免勞民。復壘石爲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金史奧屯忠孝傳。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國史院編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爲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掇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民。大爲時病。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後。隄岸旣固。埽材亦

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

金史高霖傳。奧屯忠孝、高霖、皆恐勞民病時。其言如此。何其勤勤懇懇也。乃忠孝猶以勾集妨農。被降何歟。大抵金元以

前。治河者。皆以為民也。迨至勝國則為運道。為祖陵。遂置民瘼於二者之外矣。

明昌五年。河犯武城隄。明年。詔鑿新河。修石岸十四里有奇。以塞之。山東通志。

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隄城。東南有杏園鎮。為

河津戍守處。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流始絕。衛輝府志。

先是大定二十七年。今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防。自滎陽以下。如南京府之延津、封丘、祥

符、開封、陳留。以上皆屬今開封府。胙城。今屬衛輝府。杞縣。屬開封府。長垣。今屬大名府。歸德府之永城、虞城、衛州之汲、新

鄉、獲嘉。三縣今屬衛輝府。徐州之彭城。即今徐州。蕭、豐。皆屬徐州。曹州之濟陰。即今山東曹州。滑州之白馬。即今直隸滑縣。睢州之

襄邑。即今河南睢州。滕州之沛。屬今徐州。單州之單、父。濟州之嘉祥、金鄉、鄆城。皆屬兗州府。皆為沿河之地。則當時河

流所經。亦大略可觀也。雖數遷徙。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尚

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

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入淮。于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

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明昌五年。是歲河徙自陽武而

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灤。分為二派。北派由

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卽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河匯梁山，灤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絕。朱子語錄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時朱子年六十五。下逮元世祖至元間，而河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凡九十餘歲。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于淮，其勢甚易。邱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爲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梁山，灤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卽塞，其歷久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爲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禹貢維指。

金章宗承安元年七月，敕自今沿河傍側州府縣官，雖部除者，皆勿令員闕。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二年九月，敕御史臺官，河防利害，初不與卿等事。然臺官無所不問，應體究者，亦體究之。五年二月，以崔守眞言黃河危急，芻藁物料雖云折稅，每年不下五六次，或名爲和買，而未嘗還其直，敕委右三部司正郭澥、御史中丞孟鑄講究以聞。澥等言大名府、鄭州等處，自承安二年以來，所科芻藁未

給價者計錢二十一萬九千餘貫。遂命以各處見錢。差能幹官同各州縣清強官。一一酬之。續令按察司體究。金史河渠志。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則如之何。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爲天子。正當戒懼。以消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爲妖言。議誅之。慮絕言路。卽詔大興府鎖還本管。金史五行志。五代史載開平元年。八月。丁卯。黃河清。注云。於此書見不爲瑞。楊珪之上書。其所見。

卓哉。以故前後凡史言河清者。皆不錄。

金宣宗貞祐三年四月。單州刺史顏蓋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隄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者。若不以犯滄鹽場。損國利爲說。必以浸沒河北良田爲解。臣嘗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淤爲沃壤。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民皆瓦解矣。詔命議之。金史河渠志。

金宣宗貞祐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

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旣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堰。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糧。賦役繁殷。倍于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事下尙書省。宰臣謂河流東南舊矣。一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爲數河。不復可收。水分則淺。狹易渡。天寒輒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詔但令量宜減南岸郡縣居民之賦役。金史河渠志

自宋南渡。河離濬。滑。勢益趨而南。至金明昌五年。淫於濟。泗。分派入海。汲。胙之河。遂空。其去禹迹益遠矣。先是都水監丞田櫟言。黃河利害云。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于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灤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是時決勢旣成。櫟欲因而利導之。故爲此議。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卽塞。曷嘗以是爲正道而任其所之也哉。金以宋爲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迨貞祐四年。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河之故道可復。而議者不從。蓋國勢已蹙。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築室道旁。不盡力于北流。馴致此大變。金何責焉。禹貢錐指

宋端平元年。葵知應天府南京留守。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溢。糧運不繼。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牖。兵多溺死。宋史趙葵傳。按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爲金哀宗亡門之年。

行水金鑑卷第十六

河水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窄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誠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土蕃。宋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羣流奔轅。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

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源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

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翰倫譯言九渡。通廣

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翰倫譯言九渡。通廣

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

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采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

流一百餘里。過耶麻哈也。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

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

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

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狗。獐。羊

之類。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

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

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河水北行。轉西流

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

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此處有誤。見首卷禹貢雜指。

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洗

河水南來入河。

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陂河合。鵬陂河源自鵬陂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

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上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麻州。搆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龍河合。野龍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

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河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刪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

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下渡。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

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

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

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

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綏德州。凡七

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葭州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

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

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遇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亙。水勢不可復南。

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

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元史地理志。

河自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出崑崙。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唐薛元

鼎使吐蕃。得河源於悶磨黎山。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山。元太祖過黃河九度。九度在崑崙西南。憲宗命弟旭烈征西域。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聞。又使其弟闊闕出馳奏。闊闕授其說。翰

林學士潘昂霄撰河源志可謂詳矣。而王文恪鑿辨之。以爲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方中履古今釋疑。

夫潤下。水之性也。而欲爲之防。以殺其怒。遏其衝。不亦甚難矣哉。惟能因其勢而道之。可蓄則儲水以備旱。曠之災。可洩則瀉水以防水。潦之溢。則水之患息。而于是蓋有無窮之利焉。元史河渠志。

秦不華陞禮部尙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混江龍。鐵掃搥。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之。會用夫屯田。其中廢而止。元史秦不華傳。

元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本路官同詣相視。差丁夫併力修完之。元史河渠志。

是年新鄉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尋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絕。禹貢錙指。

元世祖至元九年九月。南陽懷孟衛輝順天等郡。洺磁泰安通灤等州淫雨。河水並溢。圯田廬。害稼。元史五行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六月。太原懷孟河南等路。沁河水涌溢。壞民田一千六百七十餘頃。衛輝路清河溢。

損稼。南陽府唐、鄧、嵩四州河水溢。損稼。元史五
行志。程思廉爲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至元二十年間。衛輝

懷孟大水。思廉臨視賑貸。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沒者數版。卽修隄防。露宿督役。水不爲患。衛人德之。遷陝

西按察使。元史程思
廉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秋。南京、彰德、大名、河間、順德、濟南等路。河水壞田三千頃。元史五
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三月甲戌。雄、霸二州及保定諸縣水泛溢。冒官民田。發軍民築河隄禦之。冬十

月辛亥。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南京

民夫二十萬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分築堤防。元史世祖
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乙卯。汴梁河水泛溢。役夫七千。修完故隄。元史世祖
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五月己丑。汴梁大霖雨。河決襄邑。漂麥禾。癸丑。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

二州皆被害。六月壬申。睢陽霖雨。河溢害稼。免其租。乙亥。以考城、陳留、通許、杞、太康五縣大水。及河溢沒

民田。蠲其租。元史世祖
本紀。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元
史

河渠
志。十二月。太康、汴梁二路。河溢害稼。元史五
行志。

先是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鄉、陽武間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

流遂絕。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

所水道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殘缺。僅存十之一二。河之所經。不可得詳。大抵初由渦至懷遠入淮。如明正統十三年決

河所行之道。後三十餘歲。為秦定元。始行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謹撫近志各州縣界中見行之河。銓次如左。黃河自武陟縣南。在

慶府東一百里。河去縣一十里。黃河自武陟縣以至安東入海。至今無異。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滎澤在鄭州北五十里。黃河舊去縣十里。近時河益南侵。直逼縣城。獲嘉在衛輝

府西南九十里。黃河在縣南六十里。東逕原武縣南。原武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又東逕陽武縣南。陽武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河

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而縣北之流絕。新鄉之流亦絕。自此至徐州城東北黃河所行。大抵皆汴水故道也。又東逕延津縣南。延津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又東逕祥符縣北。祥

符即今開封府治。其北岸則封丘縣。封丘在開封府北六十里。河舊在縣西北四里。又東逕陳留縣北。陳留在府東少

去縣三十里。又東逕蘭陽縣北。蘭陽在開封府東北九十里。河去縣十五里。又東逕儀封縣北。儀封在開封府東北一百十五里。河

去縣三十里。賈魯治河。功始於此。按蘭陽儀封之河。舊出其縣北。與長垣東明分水。金大定十二年。尙書省奏請增築

堤岸。東明亦在其中。二十七年。令沿河州縣官結銜並帶河防。而長垣與焉。可證也。元至元中。河壓汴梁路。遂出

蘭陽儀封之南。而長垣東明界中無河矣。又東南逕睢州北。睢州在歸德府西一百七十里。又東南逕考城縣北。考城在睢州東北九十里。河

去縣三十里。又東南逕商丘縣北。其北岸則曹縣。商丘即歸德府治。河在城北三十里。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曹縣

南六十里。賈魯河在縣西北四十里。自黃陵岡至楊青村皆元至正中。賈魯所開也。又東逕虞城縣北。虞城在歸德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十五里。又東逕夏邑縣北。夏邑在歸

德府東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里。其北岸則單縣。單縣在山東兗州府西南二十里。又東逕碭山縣北。碭山在今江南徐州西北一百

東逕豐縣南。豐縣在徐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又東逕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沛縣在今徐州西北一百十里。蕭縣在徐州

又東逕徐州北。與泗水合。徐州在今江南布政司西北一千里。河自州北東南流至城東。北合于泗水。泗水自沛縣入

定元年。由汴河決入清河。自是遂爲大河之經流。又東南逕靈璧縣北。靈璧在今鳳陽府宿州東一百十里。河去縣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

則邳州。睢寧在淮安府西三百九十里。河去縣五十里。又東逕宿遷縣南。宿遷在邳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四里。又東逕桃源

縣北。桃源在淮安府西北一百十里。河去縣百餘步。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清河縣在淮安府西少北五十里。河去縣一里。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

爲河所奪也。又東逕山陽縣北。山陽即今淮安府治。河去縣五里。又東逕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安東在淮安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二里。自清口至此。

皆古淮水。爲河所奪也。海自鹽城縣東北逕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爲黃淮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蓋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

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于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歲。禹貢維指。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壬申。河溢太康。沒民田三十一萬九千八百餘畝。免其租。八月辛未。沁水溢

害冀氏民田。免其租。元史世祖本紀。十一月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許二縣。陳、潁二州。大被其患。元史五行志。

張庭珍爲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河決灌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爲筏。載糗糧四

出救之。全活甚衆。水入善和門。庭珍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能止。乃頽城爲堰。水既退。卽發民增外防百

三十里。人免水憂。元史張庭珍傳。

博羅權爲河南行中書省。汴南諸州。莽爲巨浸。博羅權躬行決口。督有司繕完之。三十一年。成宗立。遷陝

西行省。未行。留鎮河南。元史博羅權傳。

元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戊申。歷城縣大清河。水溢壞民居。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元貞二年九月河決河南杞封丘祥符寧陵襄邑五縣十月河決開封縣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元年三月歸德徐州宿遷睢寧鹿邑三縣河南許州臨潁鄆城等縣睢州襄邑太康扶

溝陳留開封杞等縣河水大溢漂沒田廬元史五行志五月丙寅河決汴梁發民三萬餘人塞之庚寅漳河溢

損民禾稼七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元史成宗本紀河決蒲口臺檄令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

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

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

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于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

高下等大概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

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

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

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

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

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元史尙文傳文字周卿保定人歷官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行視事仕終太子詹事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河自杞縣蒲口則河當自陳留入杞其後河徙而北則自陳留入

關陽儀封而杞縣途無河矣

元成宗大德二年六月。河決蒲口。凡九十六所。泛溢汴梁。歸德二郡。大名、東昌、平灤等路水。元史五
行志。七月。大雨。河決。壞隄防。漂沒歸德數縣禾稼廬舍。免其田租一年。遣尙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

凡築九十六所。元史成宗
本紀。

是年。河決歸德。又決封丘。淮安府
志。

元成宗大德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浸歸德府數郡。百姓被災。差官修築。計修七隄。二十

五處。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步。元史河
渠志。是年六月癸丑。罷大名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元史成宗
本紀。

元成宗大德八年五月。大名之濬、滑、德州之齊河。霖雨。汴梁之祥符、太康、衛輝之獲嘉、太原之陽武。河溢。

元史成宗
本紀。是年。滑州、濬州雨水壞民田六百八十餘頃。元史五行志
原陽武疑誤。太

元成宗大德九年六月。汴梁陽武縣思齊口河決。八月。歸德府寧陵、陳留、通許、扶溝、太康、杞縣河溢。元史
五行

志。七月。陳州之西華河溢。八月。歸德陳州河溢。元史成宗
本紀。

元成宗大德十年春。正月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元史成宗
本紀。

元至大元年七月壬戌。皇子和世球請立總管府領提舉司四。括河南歸德、汝寧境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興總其事。中書省臣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遇有退灘。則爲之主。先是有亦馬罕者。妄稱省括地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俱爲荒地。所至騷動。民高榮等六百人。訴於都省。追其驛

券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乃獻其地於皇子。且河南連歲水災。人方闕食。若從所請。設立官府。爲害不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元史武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府境。己亥。河決汴梁之封丘。元史武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近歲亳穎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于規劃。使陂灤悉爲陸地。東至杞縣三汜口。播河爲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德大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汜。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爲一下流。旣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卽今水勢趣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爲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今之所謂治水者。徒爾議論紛紜。咸無良策。水監之官。旣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年累驛而至。名爲巡河。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不知。訪水勢之利病。則非所習。旣無實才。又不經練。乃或妄興事端。勞民動衆。阻逆水性。翻爲後患。爲今之計。莫若干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數。類爲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旣專。則事功可立。自今莫若分監官吏。以十月往與各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終完。來春分監新官至。則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庶不相誤。元史河渠志。

元仁宗皇慶元年五月。歸德睢陽縣河溢。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皇慶二年六月癸未河決陳毫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廬。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元年六月乙未河決鄭州。元史仁宗本紀八月河南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爲

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自犯之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視可以疏關隄障比至泛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村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隄堰所擬不一宜委請行省官與本道憲司汴梁路都水分監官及州縣正官親歷按驗從長講議由是委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朵兒只河南行省石右丞本道廉訪副使站木赤汴梁判官張承直上自河陰下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處連年潰決各官公議治水之道惟當順其自然嘗聞大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爲閉塞正及農忙科椿梢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多端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于常年以小黃口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爲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爲拯救奈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當遣小就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饑民

陳留通許太康縣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通流外據修築月隄并障水隄閉河口別難擬議于是凡汴梁所轄州縣河隄或已修治及當疏通與補築者條列具備元史河渠志 奉政、承務、右丞、承直皆官階也非人之名作史者之草率如此。

元仁宗延祐二年六月河決鄭州壞汜水縣治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三年四月潁州泰和縣河溢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奧屯言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潁瀕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為講究使水歸故道達于江淮不惟陳潁之民得遂其生竊恐將來浸灌汴城其害匪輕于是大司農下都水監移文汴梁分監修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興工至三月九日工畢元史河渠志。

元仁宗延祐六年六月河間路漳河水溢壞民田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梁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莊東堤十步餘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三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本督平章站馬赤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修築元史河渠志。是歲英宗即位河決汴梁原武浸灌諸縣元史英宗本紀。

是年河決滎澤又決開封淮安府志。

元英宗至治元年七月彰德臨漳漳水溢。元史五
行志。

元英宗至治二年正月辛巳儀封縣河溢。元史英宗
本紀。

元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己巳修廣惠廂十有九所。元史英宗
本紀。

元泰定元年七月戊申奉元朝邑縣曹州楚丘縣開州濮陽縣河溢。元史五
行志。

元泰定二年二月庚子姚煒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監于汴梁做古法備捍乃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

知河防事從之三月癸丑修曹州濟陰縣河隄役民丁一萬八千五百人五月汴梁路十五縣河溢八月

衛輝路汲縣河溢。元史泰定
帝本紀。五月河溢汴梁被災者十有五縣七月睢州河決。元史五
行志。是年閏月己卯雄

州歸信諸縣大雨河溢被災者萬一千六百五十戶賑銀三萬錠。元史泰定
帝本紀。

元泰定二年二月歸德府屬縣河決民饑賑糧五萬六千石六月己亥大昌屯河決秋七月庚申河決鄭

州陽武縣漂民萬六千五百家賑之檀順等州兩河決溢十月癸酉河水溢汴梁路樂利隄壞役丁夫六

萬四千人築之十二月亳州河溢漂民舍壞田免其租。元史泰定
帝本紀。

元泰定四年六月汴梁路河決八月汴梁路扶溝蘭陽縣河溢沒民田廬並賑之是歲汴梁諸屬縣霖雨

河決。元史泰定
帝本紀。八月扶溝蘭陽二縣河溢漂民居一千九百餘家濟寧虞城縣河溢傷稼十二月夏邑縣

河溢。元史五
行志。

元帝·奉定致和元年三月河決礪山虞城二縣元史五
行志。

元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河決大名路長垣東明二縣沒民田元史五
行志。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本縣尹郝

承務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隄將決不可修築以此差募民夫勸修護水月堤其功未竟至二十

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三隄一時咸決明日外隄復壞急率民閉塞而湍流迅猛所下椿土一掃無遺又舊

隄歲久多有缺壞差夫併工築之元史河
渠志。

元文宗至順二年六月彰德屬縣漳水溢元史文宗
本紀。

元文宗至順三年五月汴梁之睢州陳州開封之蘭陽封丘諸縣河水溢元史文宗
本紀。十月丙寅楚丘縣河

隄壞發民丁二千三百五十人修之元史文宗
本紀。

元文宗至順四年順帝即位六月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元史順帝
本紀。

元順帝元統元年五月汴梁陽武縣河溢害稼六月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元史五
行志。

元順帝至元元年河決汴梁封丘縣元史五
行志。

元順帝至元二年五月丙午朔黃河復于故道元史順帝
本紀。

元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黃河水溢没人畜廬舍甚衆元史順帝
本紀。汴梁蘭

陽尉氏二縣歸德府皆河水泛溢元史五
行志。

元順帝至元六年秋七月乙卯奉元路蓋匡縣河水溢漂流人民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二年九月歸德府睢陽縣因黃河爲患民饑賑糶米萬三千五百戶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三年五月黃河決白茅口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四年春正月庚寅河決曹州雇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冬十月乙酉詔修

黃河隄堰元史順帝本紀是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

隄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

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

司鹽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元史河渠志河決白茅隄又決

金隄並河郡邑民居昏墊帝甚患之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

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

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元史賈魯傳

元順帝至正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泛溢元史五行志廉惠山海牙爲河南行省右

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用遷湖廣行省右丞元史廉惠山海牙傳

元順帝至正六年五月丁酉黃河決尙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元史五
行志是年二月。詔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以賈魯爲都水。
夏四月辛未。河間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仍。戶口消耗。乞減鹽額。詔從之。元史順帝
本紀

